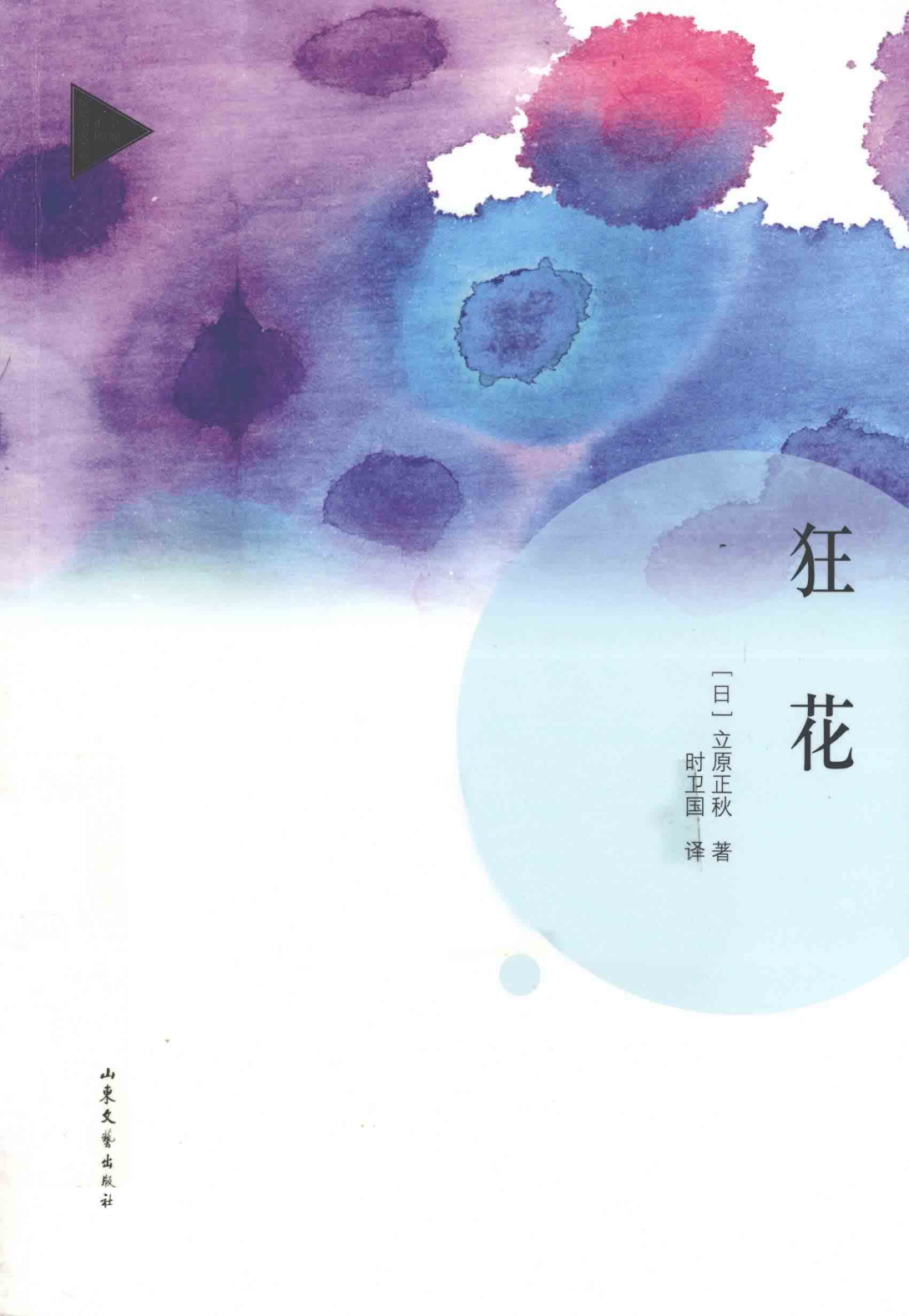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狂花

〔日〕立原正秋 著
时卫国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狂花

二〇一〇年五月
第一版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狂花 / （日）立原正秋著；时卫国译．—济南：
山东文艺出版社，2011.6
ISBN 978-7-5329-3524-6

I .①狂… II .①立… ②时… III 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 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81853号

图 字：15-2011-086

狂い花

立原正秋 1979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英雄山路189号
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
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/ 148×210毫米 32开
印张 / 10.625 插页 / 1 千字 / 283
定 价 28.00元

前言

《分手》是描写一对情侣感情纠葛的短篇小说，旨在暴露某些女人的自私和任性，揭示感情的多变与乖谬。长浜雄次郎与静子是一对恋人，正在热恋之时，长浜作为学生兵奔赴前线，与静子离分。当长浜从前线复员归来时，静子却已与别人结婚。长浜与静子在街上碰到，两人百感交集，他们痛恨战争，是战争阻隔了他们的爱情。后来，长浜也结婚生子。两年后，静子旧情复燃，频频约长浜幽会。两人每周相拥缠绵，持续十年之久。后来，长浜萌生倦意，意欲分手，可静子唯我独断，不肯善罢甘休。两人的关系一直僵持，终被静子的丈夫发觉，迫使静子作出最后的决断。

《山体》1968年9月发表于《小说新潮》，作品描述一名家庭主妇与强奸犯偷情的故事。一名前来问路的工人见到三十三岁的鹤子，萌生歹意，在鹤子的家中强暴了她。强奸犯对她实施边赞美其形体，边疯狂性虐待的变态行径，反而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和极大的满足。当鹤子对她丈夫感到乏味，意欲寻求新的刺激时，那名工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。两人欲罢不能，那人疯狂的性行为将她推到快乐的巅峰……此后，每当她凝视山体时，就会产生一种莫名而不能自己的冲动。其丈夫听说鹤子的不端行为后，想方设法阻挠妻子偷欢，但无济于事。鹤子依然或在野外或在家中与那男人行云雨之事，她觉得自己很走运：自被那人强暴之时起，她就成了最完美的女人……

《寒冬》则塑造了一个鲜活的酒吧女郎形象。节子是银座酒吧“苹果屋”的陪酒女郎，她与常来店喝酒的证券公司职员中泽相好并同居。中泽则瞒着节子，和同事一起非法买卖客户托管的股票，其

形迹败露后，又携款潜逃，后被警察捕获。节子受到株连，被警察讯问，她意识到中泽一直在利用和欺骗自己的感情，追悔莫及。不久，她又被常来酒吧寻欢的大公司董事永野包为二奶，寂寞、空虚而无聊地打发日子。有一次，她和永野幽会，被永野的妻子捉奸在床，永野无奈，与她解除了非常关系。她又回到“苹果屋”，继续自己的人生。

《雪中》洋溢着古典主义温情和浪漫主义气息。经营镰仓雕刻制品的白河与情人叶津一往情深，他爱着叶津，却不愿抛弃家庭，与她朝夕相伴。他为他与叶津的关系感到迷茫，且进退维谷。叶津爱白河如痴如狂，百依百顺。白河很早就听说东北地区某村保留着中世纪的传统艺能——黑川能剧，且在雪中上演，他约叶津去观赏，借以驱散心中的迷茫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净化，但活生生的现实与激情燃烧的女人双双困扰着白河。尽管他和叶津一起踏过皑皑白雪，却没有实现自我净化，只好再走回头之路，回到无所适从、无可奈何的往常生活。

《夏草》是描写少妇婚外情的短篇佳作。伊津子二十三岁结婚，十年后丈夫辞职炒股并失败，迫于生计，她来到藤泽的酒吧间当老板娘。过了一年，丈夫在白川乡遇车祸身亡，她成了寡妇。伊津子有个情人叫东云明，其丈夫在世时两人就关系暧昧。后来东云明调到名古屋工作，两人见面机会渐少，伊津子割舍不掉与东云明的感情，每天寂寞难耐。到酒吧来消遣的人都是上岁数的客人，她找不到另外的感情寄托。伊津子常常俯视着空地上的夏草，心中升腾起团团烈焰。这烈焰就是女人的情感，她不能自己。

《夏日的预告》讲述一个阔夫人与穷教师的爱情故事。绫是实业家的女儿，对创作和歌很有兴趣，她与青年同仁桂萌生感情。桂是个穷教师，一无财产，二无社会地位。绫的父亲嫌贫爱富，让女儿嫁给了腰缠万贯的宝石商。绫住豪华别墅，生活优越，精神方面却极其苦闷，她发现自己并不爱丈夫，感觉只有沉浸于和歌之中才有幸福。为此，她又开始创作和歌，希冀复原她与桂的纯真之爱。作者颂扬爱情崇高，鞭挞物质至上的人生观，并全力呐喊：丰厚的物质条件和优越

的家庭环境固然令人羡慕,但未必能培育爱情,爱情不是以物质条件为转移的,没有纯真的爱,就没有至上的幸福。

《航海旅行》发表于1967年,主人公田所秀治是某综合杂志主编,与出版社社长女儿四贺圭子结为夫妻。结婚时,他与妻子约定:用他的月薪维持两人生计,不向其娘家索取钱财。但半年后,他发现妻子违背自己的承诺,向娘家索要财物,并与人发生婚外恋情——这令田所秀治愤怒而绝望。他在与圭子、妻妹和圭子之友加茂健二参加航海旅行时,掌握了妻子与加茂健二发生婚外情的确凿证据,并据此作出了重大抉择。

《七月的弥撒》描写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。久美子的妈妈早年丧夫,曾与多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。久美子是个开朗、热情的姑娘,伙伴们却说她不是处女,谁要被她迷住谁就完蛋。后来,周三与久美子发生性关系,知道伙伴们冤枉了她。然而他却相信“谁要被她迷住谁就完蛋”之说,有意回避久美子。久美子受到伤害,一气之下去妈妈的酒吧做了陪酒女郎,继而与妈妈的情人发生性关系,后含恨自尽。周三闻之震惊,并对自己伤害久美子的行为深感内疚,莫名的情愫驱使他走向教堂。

发表于1967年的《枯野》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伊都子和信二是高中同学,伊都子在横滨工作,信二上大学,两个人经常在电车上碰到。信二大学三年级时,两人为取乐而越轨,致伊都子怀孕。伊都子想和信二结婚,信二却以大学尚未毕业为由拒绝。不得已,伊都子做了人流。术后,信二受其母指使回避伊都子,欲与其断绝交往。信二的行径,严重伤害了伊都子的身心。作品以锋利的笔触鞭挞了女人的自私与残酷,同时也谴责了信二缺少主见和背信弃义的行为。

《原野》描写一个父亲与亲生女儿乱伦生子的腥膻故事。园艺工甚藏原本有一个幸福家庭,他却丧心病狂地奸污十四岁的次女绢代,给其身心造成严重伤害。事情败露后,妻子迫于舆论压力,带着两个女儿远走他乡。甚藏则带绢代搬到郊外一个偏僻小镇隐居。十五年间,父女乱伦生下五个孩子,其中两个夭折,三个幸存。甚藏每当喝

醉酒,就像野兽一样在绢代身上发泄,女儿稍有不从便拳脚相加。后来,绢代到印刷厂打零工,与忠厚老实的青年高安相恋,她渴望与高安结婚,却遭到父亲反对;甚藏千方百计阻挠女儿与男友的关系,终逼女儿痛下杀手。

《海滨大街》是一部描写纯真少女为爱殉情的短篇小说,讲述一个充满凄婉与柔情的悲凉故事。主人公百合子是个纯真、可爱的少女,十九岁那年被海滨大街的赌徒彻强暴,她不得已依附于彻,甘愿为他去站街。彻是个无赖之徒,因伤害别人锒铛入狱,百合子不惜向钟情于她的检疫员矢代借钱,为彻赎身。彻用卑劣手段,残酷地控制着海滨大街上的许多女人和男妓,将他们敲诈勒索得分文不剩。百合子不愿失去彻,同时又憎恨彻,她不得不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。作品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、质朴无华的少女形象,表现出少女对爱的执著与困惑,令人扼腕叹惜。

《狂花》描写一对母女的生活际遇和为情所困的性爱经历。弥穗子的妈妈、弥穗子本人和弥穗子的女儿藤子都是私生子。一九三七年夏,弥穗子在上野音乐学校就读时,与实业家村野藤一郎相识并苟合,生下女儿藤子。村野已有家室,他把弥穗子安顿在镰仓,雇佣女仆伺候她。一九四五年秋,应征入伍的村野阵亡。弥穗子母女俩相依为命,靠教钢琴维持生计。然而,女儿藤子的人生际遇和生活轨迹同弥穗子如出一辙,藤子在遇见北川彰太郎后,也很快与其苟合。弥穗子则与驯马师川崎半治偷情,母女俩各自沉迷于自己的性欲,双双放弃了争当一流钢琴家的设想。更有甚者,女儿藤子为了纵欲,竟置亲情于不顾,将妈妈的情人据为己有——在本作品中,性欲支配着母女的思想与行动,亲情被摧毁殆尽。

《荒野》是重笔描写男女三角关系的杰作,塑造了蓝子、更科浩太郎和山根修三的人物形象。六十多岁的更科浩太郎在银座经营画廊,与二十八岁的蓝子结婚后,发现妻子心有旁骛,与她的高中老师、三十五岁的山根修三保持着婚外恋。而两个男人谁也不想退出。更科浩太郎妒火中烧,每晚在梦中毒打妻子以泄愤懑,而在现实中却忍

气吞声。蓝子性格奔放，我行我素，脚踏两只船；两个男人无法得到拯救，无法疗治心灵的创痛，在情海中苦苦挣扎。当蓝子发现山根修三与她感情有裂隙时，带着三面镜和少量衣物销声匿迹。她从三面镜中窥见了与自己与两个男人的姿态。

《双头蛇》描写一个家庭主妇与伙计私通而觉醒的故事。本田夫妻俩经营洗衣店，三年前丈夫失去性功能，三十二岁的妻子佐保子不想忍受无性生活，提出离婚，遭到丈夫反对。自此，丈夫开始养蛇吃蛇，以治疗性无能，同时默许妻子与他人私通。每到星期二，就主动回避，让佐保子与伙计庄次纵欲作乐。佐保子则将这一行为视为女人应有的权利，并主动与伙计庄次增加性爱时间。丈夫豢养了一条双头蛇，也取名“佐保子”，试图以此阻止妻子的不端行为。在瘆人的双头蛇面前，佐保子有欲而难行。后来，佐保子甩开了庄次，与电工房的老板苟合。她发誓要做真正的女人。

《漫长的夜》是一部描写日本战败之际，母子两人被情欲所湮没的精致作品。日本战败前夕，对马直澄作为陆军大尉军医被征召赴前线，其妻明子带儿子清晴回到长山别墅。清晴百无聊赖，与女友新之谷芙美偷吃禁果，招致女友家人毒打。明子在回家途中，被儿子女友的哥哥新之谷浩二和两个青年渔民劫持并轮奸。明子不感耻辱，反与新之谷浩二勾搭成奸，每晚与其同枕共欢；儿子清晴则在家中与新之谷芙美亲密幽会；同一时间，在同一屋檐下，一对母子与一对兄妹被淹没在情欲的漩涡中——该作品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性欲的危害：是罪恶的战争把无辜的人搞得妻离子散，难填的欲望把一对纵欲的母子推向罪恶的深渊。

作家金子昌夫说，立原正秋的作品，从不同的侧面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及无边无际的寂寥，充分反映出立原文学鲜明的个性。立原对日本传统文学的深厚修养，尤其对中世纪文学具有的扎实功底，在其诸作品中得到生动的体现。立原的笔触使作品的主题得以升华，其心中强烈燃烧的情感现诸笔端（详见《金子昌夫〈雪中〉解说》，1982年11月讲谈社）。

评论家武田胜彦指出,现实世界中的美与丑是混杂在一起的,西方文学惯于将两者如实描写,但日本文学,特别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,则只写美而摒弃丑,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美的元素。立原却将美与丑、灵与肉的对立要素大胆植入作品之中,并依据日本文学的传统特质,构筑起独特的美的世界(详见《武田胜彦〈梦后〉解说》,1983年7月讲谈社)。

立原的作品塑造了以下几种人物类型:一、殉情型,如《七月的弥撒》中的久美子、《海滨大街》中的百合子等。二、纵欲型,如《山体》中的鹤子、《夏草》中的伊津子、《航海旅行》中的四贺圭子、《原野》中的甚藏、《梦后》中的户田泰子、《狂花》中的藤子、《双头蛇》中的佐保子、《漫长的夜》中的明子和清晴等。三、破灭型,如《原野》中的绢代、《海滨大街》中的彻、《狂花》中的弥穗子等。四、迷茫型,如《分手》中的静子、《寒冬》中的节子、《雪中》的白河、《扇子》中的澄子、《断云》中的成田卓也和初江、《荒野》中的蓝子以及《双头蛇》中的本田等。五、理想型,如《夏日的预告》中的绫等——这些人物形形色色,五彩斑斓,栩栩如生,引人入胜。

立原的作品有许多版本,本人的译作均取自“讲谈社文库本”:《分手》《山体》《寒冬》《雪中》《夏草》《夏日的预告》《航海旅行》译自1982年11月30日第11次印刷本;《七月的弥撒》《枯野》《原野》译自1983年7月10日第10次印刷本;《海滨大街》《狂花》《荒野》《双头蛇》《漫长的夜》则译自1982年5月18日第8次印刷本。

2008年8月于北京奥运圣火点燃之际

目 录

MU LU

前言	/ 001
1 分手	/ 001
2 山体	/ 022
3 寒冬	/ 044
4 雪中	/ 058
5 夏草	/ 071
6 夏日的预告	/ 088
7 航海旅行	/ 111
8 七月的弥撒	/ 140
9 枯野	/ 154
10 原野	/ 165
11 海滨大街	/ 177
12 狂花	/ 211
13 荒野	/ 237
14 双头蛇	/ 264
15 漫长的夜	/ 289

1

分 手

—

九月中旬过后的一个星期天，长浜和静子第二次看见那个少年。

过午，他们离开长谷那家旅馆时，长浜说：有点秋意了，咱们散散步吧。两个人正要登极乐寺坂时，那个少年吃着柠檬，沿着劈山凿开的极乐寺坂走下来。

他们这是第二次看见少年吃柠檬。

第一次见到少年是八月一个阳光最毒时的下午。他们在长谷海边的西餐馆里喝啤酒时，有个穿着游泳短裤的少年正待在店里，女服务员送给他一个柠檬，他便在那里吃起来。与少年在一起的中年妇

女长得五官端正，好像是他的妈妈。这个人穿着上等麻料衣服，正在吃冰激凌。

海滨大街上洗海水浴的人很多。这番光景给静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刚才在坡路上遇到的那个少年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，他那晒得黝黑的细长的腿和雪白的短裤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两次都是在这附近见到的，也许少年的家就在这附近。

“今天是第二次见到那个少年。”

他们和少年错过去以后，静子说。

“好像是。”

长浜懒洋洋地回答。他正在望着脚下走路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想什么。”

“满脸不高兴。”

“你看着是那样。要想什么的话，就想我们不能再像少年那样了。”

“那个少年是学生吗？”

“是的——咱们只是活着而已，那个少年大概是小学生。”

“大概上六年级。我想我也有过那样纯真的时代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”

坡道上，有股风从长谷方向朝坡上面吹去。

“你还是要从逗子搬走吗？”

“还没定，活得太没劲了，还不如换个地方住，我只是随便这样想。”

“要是搬家，最好搬远点！对啦，最好去外国。”

坡道的两侧很陡峭，树间有聒耳的蝉声，尖利的鸟啼声从中间穿过。

“我们是在哪些方面有分歧呢？”

“还想这些干吗，开始就有分歧。”

“不是，是战争的原因，我们这样是战争造成的。”

“你这是发牢骚，咱们都四十多岁了，做了十多年荒唐的梦，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，要不然咱们就真的没救了。”

“可是，咱们不是认真地考虑过要在一起生活吗？”

“我也曾这样考虑过。”

“我记得是来台风那一年。两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，我说那你就离家出走吧，可你总下不了决心。”

“又要重提旧事吗？”

长浜不高兴地说。

“不是重提旧事——只是你有孩子，我没孩子而已。可是你那时孩子还小，完全可以做到。”

“别说啦，这事儿听过几百遍了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——”

“你太随便，才和你丈夫处不好。你胆子大，爱撒谎，一直是脚踩两只船。你要是真讨厌丈夫，就不会这么做。”

“你干吗这样责备我？”

“你那么理解吗？我没责备你，我原先责备过你吗？”

长浜回顾他与静子维持了十二年的关系——在十二年前的七月的正午的横滨的伊势佐木町的路上，外国兵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，娼妓们穿着花哨的衣服聚在大街的各个角落，昔日的面貌已经荡然无存了——长浜此刻正在回忆这些往事。

那天，长浜从街上拥挤的人群中看到静子时，差点流出眼泪来。静子穿着让人感到凉爽的单和服。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，他回国也已经两年了，在一切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，他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和服了。

此刻，这个中年女人正在自己身旁走路。长浜一边揣想这个女人，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。静子告诉他：半年以前他还没回国时，她已经结婚了。

“总之，咱们这样就不能保持关系了。”

他说。

已经嫁人的静子低着头，默不作声。

长浜刚一回国就去横滨的静子家找她，但废墟上只有一块表示地界的石头。他曾跟静子说过这事儿，心想：我那逗子的家保存完好，静子却从没来过。但是他没说出来。她在战败的混乱时期，也许没心思去找昔日的恋人。

“那你现在觉得幸福吗？”

他问得很俗。

静子没有回答。

他作为学生兵出征的前几天，与静子初次发生关系。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

“这样就全完了。”

然而，他仍然很俗地跟静子道别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离开咖啡馆。

此刻走在他身旁的中年女人已不再有当时的羞涩和犹豫，只有性欲和固执。

从那以后，我很快就结婚了。妻子长相很一般，但她很会做菜，不久便生了孩子。当孩子两岁的那年春天，静子就把我叫出来了。

两个人在镰仓的一家咖啡馆里幽会。

“我可以和我丈夫离婚。”

静子当时说。

“晚了，我也结婚了，再说还有孩子。”

长浜回答。

“我好容易下定决心——”

过了一会儿，静子突然说道。

“你丈夫是干什么的？星期天你还能出来。”

“他在银座的百货公司，星期一休息。”

这天，两个人只喝了杯咖啡，就分手了。

然后过了两个月，静子又用男人的名义给他寄来一封信。这次他们是在横滨见的面。

从这天起，静子每个星期天都来镰仓。刚进入七月的一个雨天，他们第一次利用长谷的旅馆。静子的身体已经熟透了。

然后过了不久，静子说：“咱们俩结婚吧。”这一年她委身于偷情的快乐很快就过去了。

然后过了几年，静子除了星期一，随时都能出来。长浜是开古玩店的，他随时都有时间。

在这期间，两个人有时只是分享肉体的快乐，有时则是女人发牢骚，还有时只是习惯的幽会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。现在长浜思忖：那是无聊的毫无意义的岁月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两个人只是靠惰性维持关系。

“你虽然没责备我，但是你和我见面嫌麻烦。”

“大概是。”

他们快要到极乐寺坂的顶上了。

“你开始就没有任何感情，只喜欢与别人妻子幽会。”

“你与别人丈夫幽会还觉得自己纯洁吗？”

“我是说感情。”

“算了吧。你那么固执，我也烦了。我原先觉得咱们俩感情都很纯真，彼此都有家庭，也曾受到过良心的谴责。但时间一久，都就大胆了。知道咱们走不到一起，后来还见面，这只是为了睡觉而已，还有什么感情可言。日常生活太单调，都想找点刺激。丈夫去百货公司后，你无事可做，我可以陪你玩。归根结底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
“你是那样的人？”

“你随便说，我刚才说过，今天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
“总之，你对我已经厌倦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从没受到过丈夫的谴责吗？”

“没有呀。”

“是吗——我觉得咱们关系很齷齪，我最近才这么想。”

“总之，你没变心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纯洁。”

“你是说这种关系维持了十多年还觉得纯洁吗？”

“对。你一直在玩弄我纯真的感情，你太狡猾了，你只是利用别人的妻子，你觉得和有丈夫的女人睡觉很快乐。”

“得了吧！你是说背着丈夫与别的男人睡觉不快乐吗？”

“对，我觉得很痛苦，你丝毫不理解我的痛苦。”

“痛苦？别瞎说！你是想和我睡觉才到镰仓这么远的地方来。你开始不愿说你丈夫，很快你就把你们夫妻的房事都讲出来了，爱我的女人能这样吗？你觉得你和我睡觉很快乐，我不说这些啦——沿着这条坡路走到上面，是个下坡，极乐寺车站就在附近，咱们就在那儿分手吧！你去藤泽，我去镰仓。我说我想和你和平地分手，却又跟原先一样了。”

“没想到会是这样——我下不了决心和你分手，尽发牢骚，对不起！”

“两个人都回不到过去了，但这样的关系是不会长久的。我孩子也大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想跟你彻底分手。”

“要是分手那么简单，就不会这么痛苦——再见最后一次吧？”

“这样还要反复，再见面还要这样争吵不休，不要这样了。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等到我下定决心嘛。喂，行吗？我正在下决心和你分手呢。”

“稍微隔上一段时间吧。别再隔一周，隔两三个月再见吧。”

然而静子不答应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：“那样可难受。”

“不会难受的，你这是固执。”

“那样就两周见一次，互相让步吧。两周见不到就受不了。”

“到那时能分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。”

登上坡路一看，炎热的阳光当头照着，极乐寺车站就在眼前。两个人默默地走去。

长浜现在想：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和她幽会真是不容易。前几年他刚和静子开始发生关系时，两人都想复原感情。当他们发现彼此都在徒劳时，就没有退路了。彼此都沉湎于对方的肉体，不能自拔，

然而又过去了几年，两个人都沉湎于华丽、精致的肉欲中，充满幻想。然后过了不久，长浜就有点厌烦了。女人说她不爱丈夫，却回丈夫那里去，当时他就觉得女人很龌龊。女人将丈夫和情人区别加以对待，女人那种内心的龌龊映衬出男人内心的龌龊。当长浜知道这种情况时，他就想和女人分手。女人的丈夫和男人的妻子都很一般，他们不了解任何情况，他们做事谨慎而且是清白的。

长浜没见过静子的丈夫，静子说丈夫很无聊，静子这种说法令长浜感到不快。这时长浜就会自然想起过去的静子。他在伊势佐木町的大街上看到的那个艳丽的身影不知去了哪里。“我当时真的看到一个很美的身影——”

古玩店这种行业只有喜欢才能做好。长浜的家里，祖父和父亲都是薪俸劳动者，长浜却开古玩店。据说古玩店的小伙计从小就看真品，有时眼前一出现赝品，马上就能辨认出来。长浜自己开古玩店，他没有这种鉴别力，他的鉴别力是从知识中得来的，但他在古玩店同行中却是知名的鉴赏家。

长浜从战场回来时，就想：学生兵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和他一起上战场的人都阵亡了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存。是否相信战争，是否爱国，这些问题倒好说。在战败的虚脱状态中，长浜只是追求美。他从学生时代就喜欢玩赏陶瓷器，原先认真收购来的陶瓷器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。这些陶瓷器都和战争无关，都保持着原有的姿态。他端详着二十多件收藏品，自然而然地想：就开个古玩店吧。

好奇也应该有个限度。这么年轻就玩赏古玩，而且还要想以此为生，家人和亲戚都反对，但是长浜却开了店。他就是那年春天被静子叫出去的，当时正在举行第三次众议院议员选举。

现在长浜的孩子，上面的男孩儿十四岁，下面的女孩儿十二岁。上面的孩子两岁时，长浜和静子堕入情网。假如说既有妻子又有两个孩子，这样的家庭是和平的，那么他和静子的十二年则是沉湎于爱欲的岁月。

他和静子约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长浜怀着沉重的心情赶到长